

「煙愁」的作者

琦君記憶裏有許多書房

夏祖麗



(王信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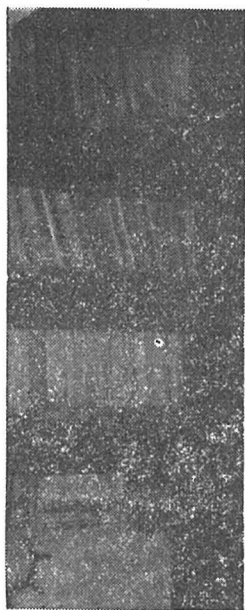
在臺北金華街的寓所裏，琦君擁有一個相當大的書房。十坪大的房間，有兩張書桌，兩張沙發，一張茶几，面對房門還有一半的牆壁圍繞着書櫃，擺放的東西雖不少，但仍顯得很寬大，因此，每當琦君在書房中寫累了，讀累了，她就在空地上舞劍一番。換上輕便的裝束，拿着灰色的大劍，她要弄的頗有架式，這也是她在書房的一樂。

比起二十年前的那個「水晶宮」，琦君對現在的書房十分滿意了。那時，她還沒有自己

的房子，住在公家宿舍裏，她分配到的那間原是公共洗澡間。房間小，牆上滿是水頭龍，一到下雨天，水泥地上反潮，水龍頭又不停的滴水，她美其名爲「水晶宮」。那時，她沒有書房，只是在沙發上放塊硬木板就寫起文章來了。她早期很受歡迎的兩本書——「菁姐」、「琴心」，就是在「水晶宮」裏的硬木板上寫成的。

儘管當時的「書房」僅有方寸之地，但她認爲心靈的領域並沒有受到侷限。正如「亭子小如斗，我心寬似天，坐來書在手，誰與共談玄。」所謂「境由心造」，隨處都可以做爲自己心中的書房，又何患其大小與華麗與否呢？

在琦君的記憶裏，她第一個書房是她十歲那年在



溫州的家裏，她的「書房」就在二樓長廊几角的一條長板檯上。長檯上擺滿了「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等書，當家中有喜慶宴客，家人嫌她礙手礙腳時，她就一個人躲在這個四面通風的「書房」裏看書。長廊外是一片綠油油的稻田，秋天收割時，遠遠彷彿就可以聞到稻米的香味。

琦君書房裏的書大致可分爲三類：一類是中國古典文學參考書，如藝文印書館的「史記會註考證」全套，「清詩話」全套，「續歷代詩話」全套。明倫出版社的「全宋詞」全套，「古史辨」七本（這是數年前蘇雪林教授特別從臺南寫信來叫她去搶購的）。及香港廣智書局的「陸放翁全集」，中華書局的「稼軒編年箋註」等。

一類是近三十年來在臺灣出版的書籍，其中有她自己購買的，但大部分是友人贈送的。這些書不祇限於文學作品，音樂、美術、醫學、兒童讀物等包羅萬象都有。

還有一類是英文書籍，其中大部分是字典、趣味小品、數學教材及文藝小說等。

在她所讀過的書中，她最喜歡，對她幫助最大的是「左傳」、「史記」、及「楚辭」。

她說：「小時候，我的家庭教師常教我背『左傳』，他用我們的家鄉溫州調來唱，他唱一句，我就跟一句。起先我只是會背誦，漸漸的我能從聲調的緩急、高低中體會出書中人物的身份、心緒及背景，而了解其含意。至今我還記得當年老師教唱時的聲調和神情。」

「我喜歡『史記』，因為它的故事性極濃。我年輕的時候，父親曾有一度在病榻邊給我口授『史記』，他要我不僅記憶史實，更要體會其義理精神。我總覺得『史記』不祇是一部中國歷史巨著，讀它不祇了解中國歷代的興衰，更能從中了解到作者司馬遷的氣度，體會到這位偉大的學者是如何灌輸自己的感情來寫這部書。」

「『史記』中的本記、列傳是最有趣的。後來當我在之江大學國文系念書時，夏承燾老師曾以引證明清小說和西方名著做比較的方法來教授我們，使我對

『史記』領會更深。如今我寫小說時，偶然會感到與夏老師所講的筆法不謀而合，心中更添一份親切與喜悅。

「至於『楚辭』，它的豐富描寫，它的辭彙中帶出的一份深沉婉曲的感情，有時真非今天的言情文章所能及。每當我以家鄉調吟哦離騷中的九歌時，常會激動的落淚，在感傷中心情反而舒坦安慰。」

杜甫的詩也是她深愛的。她認為杜甫是一個重視情的人，尤其是友情，他的詩重功力，一句中不知多少婉轉深沉之意，娓娓道出人們心中的感觸。比如他的「磨刀鳴嚙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寫出刻骨銘心的感觸。又如「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遲」，「向來憂國淚，寂寞酒衣中」等都給人十分深刻的感受。

琦君的書桌上總是放着一本她以工楷手抄的詩詞選，題為「詩詞我愛錄」，每當她看到喜歡的詩詞，她就以毛筆手抄下來，也藉此練練書法。



偶爾興之所至或有所感觸，她就填首詞發抒一番。甚至看到一本好書，一篇好文章，她也會坐在書桌前揮筆一段。前幾年，她自服務多年的法院退休，曾填了一首清平樂（退休寄感）：

等因奉此。又惹輕愁起。一笑浮名如逝水。解得清狂能幾。酸辛資歷成塵。眼前三卡驚心。臨表無須涕泣。（每日下班前，必須填寫工作報告表）退休便是閒身。

有時她寫了只是自己欣賞，有時也會寄給朋友看看。文藝界裏有不少人曾收到過琦君的所謂「打油詩」。琦君平日寫作和準備教書教材一定是在書房裏，但看書倒不一定在書房裏，除非是必須鑽研的書籍。她認



（王信攝影）

爲應該養成「隨處可看」的習慣，尤其像她是一個家庭主婦，必須「抓」時間看書。她把書分爲「案邊書」、「床邊床」、「灶邊書」、「廁邊書」、甚至「電話邊書」，在不同的環境下抓一點時間看書是最聰明的。像羅斯福總統當年就是利用每天等公務電話的當兒看完了許多世界名著。

每當她在書房裏工作，她那貨養了五年的黑貓不知什麼時候已靜悄悄的進來，蜷窩在她的腳邊陪伴着她。黃昏，當她燃起書桌上的檯燈時，老貓就一躍而上，蹲在檯燈邊，兩隻綠色明亮的大眼睛信賴而親善的望着她，不時伸出小爪子抓女主人兩下表示親熱，給午後平靜的書房中帶來一些鬧意。每當男主人的腳步聲自

樓梯口響起時，牠已一溜煙下了地，跑到門口去迎接了。這時，琦君就要收拾起浸淫在書中的心，繫上圍裙準備一家人的晚餐了。

在書房的一角，琦君陳設了香爐、念珠和她父母親的照片，她說這一小角落是爲了紀念她的父母親。照片中的老人穿着一襲白衫，手裏拿了一串十八羅漢佛珠，神態怡然，但眉宇之間仍掩不住當年叱咤風雲的英氣。從這張照片她憶起了家鄉中父親的書房：「小時候，我最喜歡去父親的書房，因為裏面總少不了吃的，還有就是偷看書櫃裏的書，像『玉梨魂』、『斷鴻零雁記』，我邊看邊哭，常常哭的眼睛腫腫的。」

「父親的書房很大，是一幢單獨的平房，最外面一間擺着紅木鑲雲母石面長桌，以備賞畫之用。穿過拱形門才是真正的書房，四週壁上掛滿了字畫。父親愛讀書、藏書，也愛搜集版本、碑帖和名家字畫。他的書房裏有日本影印大藏經、四史精華、四庫全書珍本、三希堂、淳化閣法帖和許多善本名家詩文集。書房中有一張油木榻床，父親累了就躺在上面休息。」

「書房右首的套房是經堂，父親常在那裏誦經靜

坐。書房後門出去是一片竹林，風雨掠過，竹浪翻騰，雨天我常和父親坐在經堂裏，燃起一爐檀香，隔着窗兒欣賞萬竿烟雨，別有一番滋味。我曾到後山上檢松樹內皮，就着自然的筆硯併成『聽雨軒』三個字貼在父親書房的拱形門上。

「抗戰時，我一個人離家在外讀書，勝利後回到家鄉，父親已經去世了。『聽雨閣』也被日機炸毀了一角，一部分藏書也已化爲灰燼。來臺灣前，我父親僅有的藏書捐贈給了浙江大學圖書館和稽園圖書館。」

三十年來，琦君自己陸續續買了不少自己喜愛的書，加上朋友們贈送的著作，她也擁有了好幾書櫃的書了。但那些留在家鄉數萬冊數遭兵燹的書，却常會她魂牽夢縈。偶爾當她在舊書攤上買到一部原版影印古書或線裝書時，她就會爲之悠然神往，憶起父親那充滿書香的書房。

琦君書房的壁上，釘了兩片已發黃的大麵包樹葉子，十分別緻，給書房憑添了一股野趣。那是那年秋天她到澎湖去旅行，在招待所的院子裏檢拾到的。她

曾送了一片給亮軒夫婦。後來亮軒就回送他們夫婦一塊奇特小石頭，石頭中間有一條細細的空心，穿透石的兩端。石的半邊有淺淺的綠色，其中還有細孔。據說綠色是海苔的痕跡，而細孔是小螃蟹寄居之處。亮軒並在石上題了「念天地之過客，終不若此石之長久，願有緣者俱可得而把玩之。」琦君把這塊小石頭放在書桌檯燈下，不時取來把玩。後來也再賦一絕「通靈何幸遇知音，隱約苔痕剔透心。縱是虛懷寧可轉，感君翰墨誌前因。」回贈給亮軒。

這是琦君書房中一個小小的插曲，她喜愛小玩意，書房裏擺設了許多小玩意，幾乎每一件地都能道出一個動人的故事。

每當她在書房中工作累了，她就那些小玩意擦擦抹抹或換換位置。有時她也喜歡放張唱片走走聽聽。西方的民謠像「老黑嚙」、「離家五百哩」，早期的國語歌曲像「情人的眼淚」、「問白雲」等帶有一些感傷味道的曲子，她都很喜歡。但她最喜歡的還是平劇，她認為自己對平劇的愛摻有許多情緒上的回憶。她說：

「抗戰期間，我一個人離家在外讀書，爲了逃避

日本人，每天在窮鄉僻壤轉來轉去，不論到那裏，我手邊總帶着兩張破舊的平劇唱片，那真是破唱片，因爲有一張缺了一個角。這兩張唱片一張是老生，一張是青衣。這兩張唱片也打發了我思鄉和寂寞之情。如今每當我聽到平劇時，就會回憶起當年那段逃難的日子。聽紹興戲也是她在書房的樂趣之一。她說：

「每當我聽到紹興戲，我就會想起我的母親。母親喜歡哼『樓臺會』和『借紅燈』這兩齣戲，因爲那是父親最愛聽的。我沒有好嗓子，平時說話如『亂流急湍』，唱起歌來更糟，但我仍愛哼唱，正如我母親當年說的『我是呿巴唱給鼻子聽』。」

「母親最喜歡哼的是『方長娘祭塔』中的『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也許她當年是有所感吧！只是我當時太年輕，無法體會她的心情。」

「有時，我寫倦了，我也喜歡閉上眼睛用家鄉話背誦小時候母親教我的一些孩兒經、乾菜經、月光經、太陽經等來調劑一下。」

「雖然這些都是中國農業社會下的一些農村婦女隨意唱的，但有趣又有哲理，也能從中體會出當時的人生哲學、社會教育方式及當時人寄託感情的方法。」

像有一首乾菜經就十分有意思：

抓把乾菜沖碗湯

喝下心裏坦蕩蕩（女尤）

西方路上有金橋

有福之人橋上過

無福之人橋下行

（男）妻呀妻伸手來（女）帶把去（女）

（女）當初雙雙去拜佛

剃掉頭髮輪飛飛

你扯掉了我的粗布衣還不說

你砸碎了經盤該罪過

這是當時女人對愛情絕望的一種發洩。我想母親當初教我也是有所感於父親的對她冷淡與久客不歸吧！

離開家鄉愈久，年紀愈長，琦君對故人的回憶也愈強烈，坐在靜靜的書房中，她常會不由自己的沉緬在回憶中。

眼睛看酸了，身子坐累了，腦子用多了，她就會取出牆角的劍舞弄一番。她認為太極劍、太極拳的功

用與打坐一樣，注意力必須用在動作上，稍一分心，動作就會有差錯。眼睛要不離手，如此不但可養心，也可養目力。

談起太極拳、太極劍，琦君的興趣很大，她不但會作，還能說出一大篇道理。

前幾年，琦君曾應美國國務院邀請到美國訪問了一圈。她在愛荷華的國際寫作班結業晚會上，曾穿一身黑衣，當衆表演太極拳，並贏得會場熱烈的掌聲。她曾向外國人說，太極拳的動作是沉肩垂肘，含胸拔背，虛實圓等原理可解釋爲抱西瓜，「一半給你，一半給我，都不要拿回來」。而我們中國人的性格就像太極拳，要靜、要定。我們不主動，但接受的力量却很強，我們不輕易去打擊別人，但我們一旦被別人打擊能以別人打擊的力量加倍還擊出去。

琦君很不好意思的說：「說起來我又學唱、又學劍、又寫稿，到頭未還不是如項羽所說的『書劍兩飄零』嗎？最後書、劍都沒有學好。」

六月初，琦君隨着工作外調的丈夫去了美國，這次她將有較長時間的停留。她將在面對哈德遜河霧氣的紐約寓所裏佈置另一個異國的書房了。